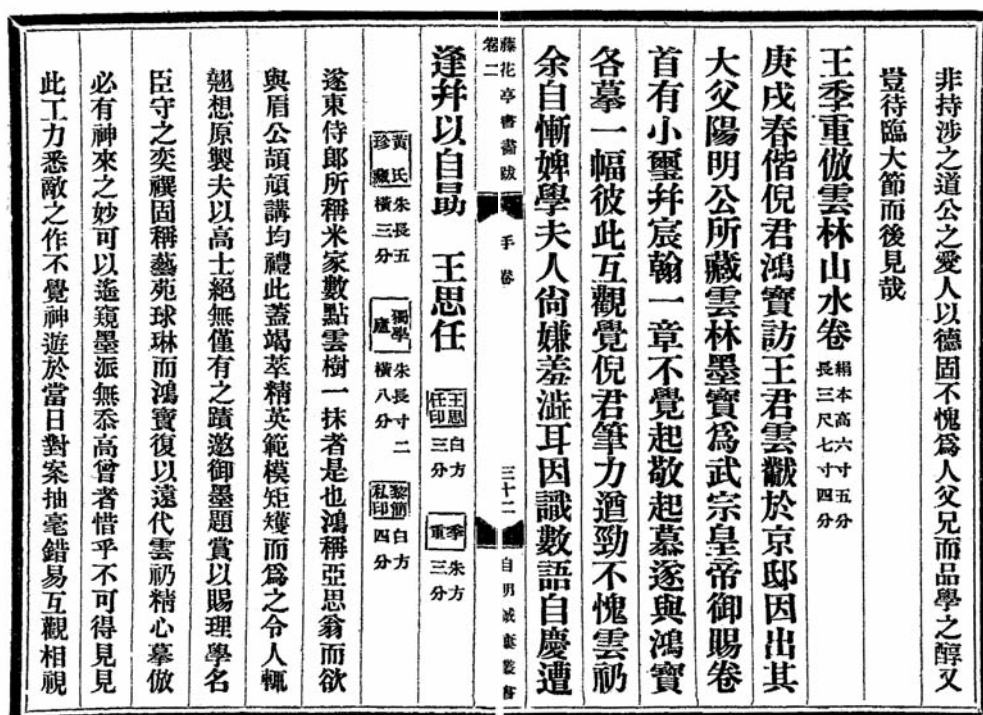


王陽明詩文拾遺



清·梁廷枏，《藤花亭書畫跋》（收入王燕來選編，《歷代書畫錄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第16冊），卷二，〈王季重傲雲林山水卷〉，頁207-208。

楊正顯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博士後研究

古今論衡 第22期 2011.06

筆者已發表兩篇王陽明佚詩文的文章，^①此為第三篇，資料來源多來自現存的書畫錄、筆記、家譜等。在這些佚詩文中，有一些是用行草書寫，筆者限於學力，不敢說能百分百辨認出來，如有錯誤，尚祈方家指正。除此之外，筆者在讀地方志時也見到一些陽明的佚詩文的記載，如陽明在龍場時給劉丙（？-1518，字文煥）詩有云：「非公自起開籠放，兩耳誰將陟帖聽。」^②在廣西時曾為邵蕢（字文實，號南皋）作〈籠鶴詩〉；^③《餘姚六倉志》中，也記有陽明詩有云：「潭深印破東山月，露冷聲寒晉代鐘。」^④又在《安仁縣志》中亦記有「安仁鋪內倚闌干，遙望孤牛俯在山」之句。^⑤陽明也曾為王裕的祠廟撰寫〈碑記〉；^⑥為俞慶（字子有）之死而哭之曰：「嗚呼！慶也欲寡其過而未能，蓋駸駸焉有志！而未覩其成也。」^⑦為友人余祐父親余瀾（字漢川，號靜修）寫墓誌銘說：「公雋爽有氣局，通經史，明時務，以禮倡，鄰人從之。」^⑧也曾寫信給劉昭（字仲賢，號東崖）說：「東征之役，執事贊襄之力居多，而絕口不肯言功，豈常人所能。」^⑨也褒獎勤王的汪嵩（字秀高）說：「久存恬退，遇難復留。已盡報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⑩更多的是陽明的題匾，

- ① 〈王陽明佚詩文輯釋與補正〉，《古今論衡》20（2009）：95-132；〈王陽明詩文輯佚與考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2.1（2010）：93-125。
- ② 清·黃寬、劉學愉修，王謙言纂，《安福縣志》（收入《孤本舊方志選編》〔北京：線裝書局據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本影印，2004〕），卷三，〈人物志·名臣〉，頁529-530。
- ③ 清·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餘姚縣志》：「邵蕢，字文實，號南皋，宏譽孫，治《易》有聲。……陞廣東右布政……王守仁在廣，做〈籠鶴詩〉餞之。」（臺北：張元傑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以下簡稱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刊本影印，1974），〈列傳八〉，卷二三，頁513b-513c。
- ④ 楊積芳纂，《餘姚六倉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25》〔上海：上海書店據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影印，1992〕），〈梵剎〉，卷二五，頁352c。
- ⑤ 「嫁女題石牛」：「正德中，江西士夫郭某有女善詩詞。一日，嫁女過湖，阻風於安仁鋪，時都憲王守仁亦阻風於此。閒中以石牛為題，作一絕云：『安仁鋪內倚闌干，遙望孤牛俯在山。』下句搜求，終不快意。問其處有文人才子能續者，賞之。郭女聞之，即續云：『任是牧童鞭不起，田園荒盡至今閒。』時宸濠肆虐，百姓逃亡，田園多至荒蕪者，故詩及之。守仁見詩大喜，仍命作石牛律詩云：『怪石崔嵬號石牛，江邊獨立幾千秋。風吹遍體無毛動，雨洗渾身有汗流。嫩草平抽難下嘴，長鞭仍打不回頭。至今鼻上無繩束，天地為欄夜不收。』守仁稱賞，命備綵幣，送過湖完親。」清·朱潼修，徐彥楠等纂，《安仁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西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影印，1996〕，第32冊），〈軼事〉，卷三六，頁956b。
- ⑥ 「王裕，成化丙午舉人。……出宰豐城。……豐人德之，名曰王公塢，建祠曰王公祠。其祠內〈碑記〉則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陽明先生所撰也。」見清·單履中纂修，《銅陵縣志》（見《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笈叢書·5》〔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據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攝製，1999〕），卷一一，〈忠貞〉，頁654a-654b。
- ⑦ 清·張瀚修，黃彬等纂，《信豐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北京：線裝書局據清康熙五十八年刻本影印，2001〕），卷九，〈鄉賢志·文儒〉，頁459。
- ⑧ 清·王克生、黃國瑞等纂修，《鄱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影印，1989〕，第932號），〈附備志·隱逸〉，卷一六，頁1319。
- ⑨ 清·平觀淵等修，黃有恒等纂，《廬陵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影印，1989〕，第952號），卷二七，〈人物志二·大臣〉，頁1950。
- ⑩ 清·吳鶚等纂修，《婺源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安徽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八年（1882）續修刊本影印，1985〕，第680號），卷一九，〈人物三·名賢〉，頁1403。

如「日新堂」、「毓慶堂」¹¹、「祭忠臺」¹²、「三字真詮」¹³、「去思亭」¹⁴、「順天者存」¹⁵、「愛日堂」¹⁶、「寶穡堂」¹⁷、「三節堂」¹⁸、「琴樂軒」¹⁹、「清流臣子」²⁰、「忠義」²¹、「忠孝」²²等。由此可見，沒有編入《王文成公全書》的陽明詩文應該還有很多，值得學界花更多的精力來蒐羅，那將會推進現今吾人對陽明的認識。

- ¹¹ 楊積芳纂，《餘姚六倉志》：「雲城張氏其宅曰：『樞房』，前廳懸匾額曰：『日新堂』，陽明先生手書也。光緒辛卯二月，宅西北隅居者失慎，時西北風猛，焰及廳，忽越區而東北，焚東側屋并後堂，火既熄，廳翼梁柱皆焦，區獨巍然無恙；又雲潭胡氏亦有陽明先生書匾曰『毓慶堂』，其先人以錢二十緡，自義讓路某宅購來，七楹悉焚於火，獨中堂以匾存，移置胡氏，髮匪擾境，欲火之亦不果。」（《軼事》，卷四四，頁442a-442b。）
- ¹² 「祭忠臺，陽明山人書。」見清·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餘姚縣志》卷一六，〈金石上〉，頁234d。
- ¹³ 程勳纂，《劉氏傳忠錄續編》記云：「三字真詮，明大儒王守仁題，以上在水簾祠內。」按：劉文靖為劉子翬（1101-1147，字彥衡，號屏山病翁，福建崇安人），是朱熹之師；而三字為《易》之「不遠復」。（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4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民國二十二年（1933）鉛印本影印，2000]），卷四，〈文靖公〉，頁582。
- ¹⁴ 《縣志》記云：「包何二公祠。……祀宋知府包拯、明知府何紹正。……祠前『去思亭』額，為王守仁書。」清·陸廷齡修，桂迂衡編纂，《貴池縣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據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影印，1970），卷七，〈輿地志·壇廟〉，頁504。
- ¹⁵ 此匾額為錢德洪所題。清·錢燾編纂，《會稽（錢武肅王）祠堂志》（《中國家譜·2B-9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同治九年（1870）刻本攝製，1986]），卷中，〈匾額楹聯〉，頁1b。
- ¹⁶ 「梁喬，字遷之，號靜軒。……歲丁丑，文成公以勳冠航杭，題其堂曰『愛日』。」見清·蔣廷銓纂修，《上杭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一輯·福建》30[北京：線裝書局據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影印，2001]），卷九，〈人物志·德業〉，頁506-507。
- ¹⁷ 「寶穡堂，吏部左侍郎汪偉所居祝家洋，王守仁平宸濠過謁，書此送之。」見清·連柱等纂修，《廣信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影印，1989]，第919號），卷五，〈建置·古蹟〉，頁545。
- ¹⁸ 「三節堂，王文成為徽源鄒氏題。」見清·張召南等修，劉翼張等纂，《安福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十八年（1679）刊本影印，1989]，第772號），卷一，〈地理志·古蹟〉，頁66。
- ¹⁹ 「石玉，字仲良，號琴樂居士。性嚴毅能詩，築琴軒以延文學之士，陽明先生景其高風，手書『琴樂軒』，以表其宅。」見清·余國樞等纂修，《滁州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安徽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十二年（1673）刊本影印，1985]，第685號），卷二二，〈人物〉，頁854。
- ²⁰ 「楊薰，字太和，正德戊辰進士。……致仕家居，循循如諸生，巡撫王守仁書『清流臣子』四字贈之。」見清·顧錫鬯、蔡正笏等纂修，《南昌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六年（1751）刊本影印，1989]，第813號），卷二九，〈賢良二〉，頁988。
- ²¹ 《縣志》記云：「藍成鳴，邑東芙蓉鄉藍田人，有智勇才略，充義士，在都院陽明王公幕下。勦信豐賊，被戮於戰陣，王公親書『忠義』扁，差官遣祭。」見清·申毓來等修，宋玉朗等纂，《南康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刊本影印，1989]，第821號），卷一二，〈鄉賢·義士〉，頁574。又《縣志》記云：「王溥霖，字宏敷，號說巖，有義氣。正德十二年二月，土寇攻掠信豐，都憲王文成舉霖為義士，糾合族里，奮擊斬獲二十餘級，恃勝不虞設伏，是月十一日巳時陣亡。文成製衣親祭奠，書『忠義』匾褒之。」見清·鄧蘭等修，陳之蘭等纂，《南康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八年（1753）刊本影印，1989]，第822號），卷一二，〈人物〉，頁730-731。
- ²² 《縣志》記云：「李世玖，祿江人，精數學。……及虔撫王公陽明奉命討逆，其子濟民待于鄱湖，濠兵敗，濟民給濠匿舟，遂擒以獻，王公手書『忠孝』二字賜之。」見明·吳期炤纂輯，清·鄧秉恒增修，塗拔尤增纂，《吉安府永豐縣志》（收入《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二輯》[北京：線裝書局據清康熙元年（1662）刻本影印，2001]），卷五，〈人物〉，頁8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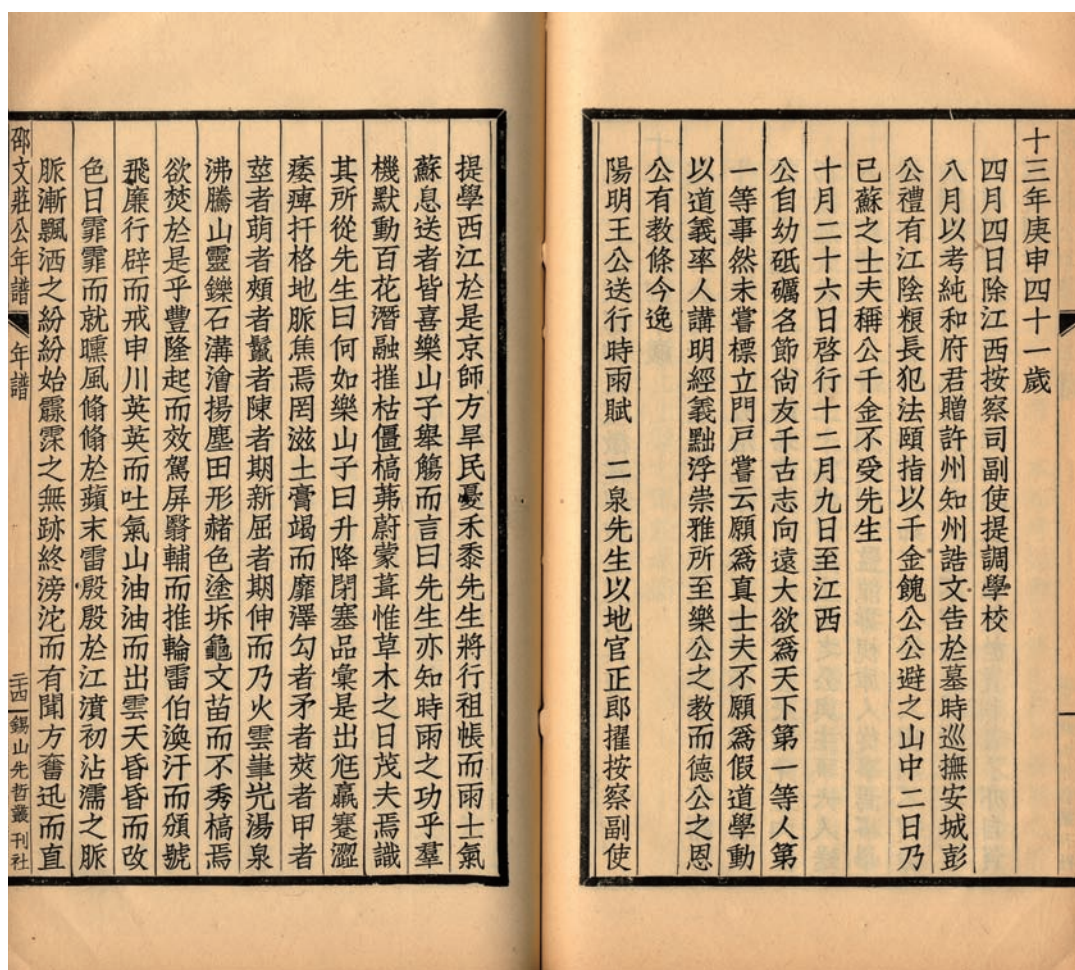
1. 〈送行時雨賦〉²³【弘治十三年十月】

二泉先生以地官正郎擢按察副使，提學西江，於是京師方旱，民憂禾黍。先生將行，祖帳而雨，士氣蘇息，送者皆喜。樂山子舉觴而言曰：「先生亦知時雨之功乎？羣機默動，百花潛融，摧枯僵槁，第蔚蒙茸，惟草木之日茂，夫焉識其所從？」先生曰：「何如？」樂山子曰：「升降閉塞，品彙是出。氤氲蹇澀，痿痺扞格。地脈焦焉！罔滋土膏，竭而靡澤。勾者、矛者、莢者、甲者、莖者、萌者、頰者、鬣者、陳者期新，屈者期伸，而乃火雲峯光，湯泉沸騰，山靈鑠石，溝澮揚塵。田形赭色，塗圻龜文，苗而不秀，槁焉欲焚。於是乎！豐隆起而效駕，屏翳輔而推輪，雷伯渙汗而頒號，飛廉行辟而戒申。川英英而吐氣，山油油而出雲，天昏昏而改色，日霏霏而就曛。風脩脩於蘋末，雷殷殷於江濱。初沾濡之脈脈，漸飄洒之紛紛，始霖霖之無跡，終滂沱而有聞。方奮迅而直下，倏橫斜以旁巡。徐一一而點注，隨渾渾而更新。乍零零而斷續，忽冥冥而驟并。將悠悠而遠去，復森森而雜陳。當是時也，如渴而飲，如飲而醺。德澤漸於蘭蕙，寵渥被於藻芹。光輝發於桃李，滋潤洽於松筠。深恩萃於禾黍，餘波及於蒿蕒。若醉醒而夢覺，起精矯於遭迍，猶闕里之多士，沾聖化而皆仁。濟濟、翼翼、侃侃、誾誾。樂簞瓢於陋巷，詠浴沂於暮春者矣！今夫先生之於西江之士也，不亦其然哉！原體則涵泳諸子，灌注百氏，淳涵仁義，鬱蒸經史。言用則應物而動，與時操縱，神變化於晦明，狀江河之洶湧。發爲文詞，霧瀚霞摛。赫其聲光，雷電翕張。仰之嶽立，風雲是出。即之川騰，早暵攸憑。偃風聲於萬里，望雲霓於九天。嘆爾來之奚后，怨何地之獨先。則夫西江之士豈必漸漬沐浴，澡滌沉潛，歷以寒暑，積之歲年，固將得微涓而已。穎發霑餘，滴而遂勃。然詠菁莪之化育，樂豐芑之生全。揚驚瀾於洙泗，起暴漲於伊瀦。信斯雨之及時，將與先生比德而麗賢也夫。」先生曰：「是何言之易也？昔孔子太和元氣，過化存神，不言而喻，固有所謂時雨化之者矣！而予豈其人哉！且子知時雨之功而曾未睹其患也。乃若大火西流，東作於休，農人相告謂：將有秋須堅須實，以穫以收。爾迺庭商鼓舞，江鶴飛翔，重陰密霧，連月瀰茫。淒風苦雨，朝夕淋浪，禾頭生耳，黍目就盲。江河溢而泛濫，草木洩而衰黃。功垂成而復敗，變豐稔爲凶荒。汨泥塗以何救？疽體足其曷防，空呼號於漏室，徒咨怨於頽牆。吁嗟乎！今之以爲凶，非昔之以爲功者耶？烏乎物理之迴絕，而人情之頓異者耶？是知長以風雨，斂以霜雪，有陽必陰，無寒不熱，化不自

²³ 明·邵燾、吳道成編，《邵文莊公年譜》，收錄在侯鴻鑑等輯，《錫山先哲叢刊·第三輯》（上海：中華書局聚珍排印本，傅斯年圖書館藏線裝書，1924），頁23b-25b。

興，及時而盛。教無定美，過時必病，故先王之愛民，必仁育而義正，吾誠不敢忘子時雨之規，且慮其過而爲靈以生患也。」於是樂山子俯謝不及，避席而起，再拜。盡觴以歌時雨，歌曰：「激湍兮深潭，和煦兮沍寒。雨以潤兮，過淫則殘；惟先生兮，實如傅霖。爲雲爲霓兮，民望於今；吞吐奎壁兮，分天之章。駕風騎氣兮，挾龍以翔；沛江帝之澤兮，載自西。或雨或暘，一寒一暑。隨物順成兮，吾心何與？風雨霜雪兮，孰非時雨。」刑部主事姚江王守仁書。

二泉先生爲邵寶（1460-1527，字國賢，號泉齋，又號二泉），弘治十三年四月，除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邵文莊公年譜》記云：「十月二十六日啓行。」²⁴可見陽明此文應作於弘治十三年十月間。陽明與邵寶的情誼是建立在與大學士李東陽的



圖一之 1：《邵文莊公年譜》書影之（一）（收入侯鴻鑑等輯，《錫山先哲叢刊·第三輯》（上海：中華書局聚珍排印本，傅斯年圖書館藏線裝書，1924），頁 23b-25b。

²⁴ 同上書，頁 23b。

以風雨斂以霜雪有陽必陰無寒不熱化不自興及時而盛教無定美過時必病故先王之愛民必仁育而義正吾誠不敢忘子時雨之規且慮其過而爲霖以生患也於是樂山子俯謝不及避席而起再拜盡觴以歌時雨歌曰激湍兮深潭和煦兮沍寒雨以潤兮過淫則殘惟先生兮實如傳霖爲雲爲霓兮民望於今吞吐奎壁兮分天之章駕風騎氣兮挾龍以翔沛江帝之澤兮載自西或雨或暘一寒一暑隨物順成兮吾心何與風雨霜雪兮孰非時雨刑部主事姚江王守仁書

十六日考試南昌三學諸生

品字亭記 予昔爲許嘗作品字亭於學宮蓋取其郡先儒斬裁之氏之說將與諸生共戒勉焉每當貢舉必觴於亭以相其

志時予雖有學責然未專也比者奉命督學江西視前舉如爲之兆者及蒞南昌分司顧其東隅有一亭而未名予謂是可以名品字矣遂名之惟許亭之始作也太史義興吳先生實爲之記而予復書其碑陰謂士之品二道德其上功名次之而富貴云者宜斥不與大抵予之爲說取諸靳氏而稍自異君子不以爲過且妄也今之於士也又何道以品之哉亦要其上而已矣而次焉者亦與焉雖其初終表裏未必一致若難乎爲品者然心誠求之不以毀譽不以利鈍不以隱顯操聖賢之律而概之於其言行其殆所謂不中不遠者乎夫天下之須乎士者大矣士無他成物之德經世之猷憂時之慮三者備焉然後隨其所處蘊爲道德發爲功名異其用而同其體此皆所謂上也惟體

圖一之3：《邵文莊公年譜》書影之（三）

下倏橫斜以旁巡徐一一而點注隨渾渾而更新乍零零而斷續忽冥冥而驟并將悠悠而遠去復森森而雜陳當是時也如渴而飲如飲而醺德澤漸於蘭蕙寵渥被於藻芹光輝發於桃李滋潤洽於松筠深恩萃於禾黍餘波及於蒿蕘若醉醒而夢覺起精矯於邇迤猶闕里之多士沾聖化而皆仁濟濟翼翼侃侃閭閻樂簞瓢於陋巷詠浴沂於暮春者矣今夫先生之於西江之士也不亦其然哉原體則涵泳諸子灌注百氏滄溟仁義鬱蒸經史言用則應物而動與時操縱神變化於晦明狀江河之洶湧發爲文詞霧滃霞摛赫其聲光雷電翕張仰之嶽立風雲是出卽之川騰旱暵攸憑偃風聲於萬里望雲霓於九天嘆爾來之奚后怨何地之獨先則夫西江之士豈必漸漬沐浴澡

滌沉潛歷以寒暑積之歲年固將得微涓而已穎發露餘滴而遂勃然詠菁莪之化育樂豐芑之生全揚驚瀾於洙泗起暴漲於伊瀦信斯雨之及時將與先生比德而麗賢也夫先生曰是何言之易也昔孔子太和元氣過化存神不言而喻固有所謂時雨化之者矣而予豈其人哉且子知時雨之功而曾未睹其患也乃若大火西流東作於休農人相告謂將有秋須堅須實以穫以收爾迺庭商鼓舞江鶴飛翔重陰密霧連月瀾茫淒風苦雨朝夕淋浪禾頭生耳黍目就盲江河溢而泛濫草木洩而衰黃功垂成而復敗變豐稔爲凶荒汨泥塗以何救疽體足其曷防空呼號於漏室徒咨怨於頽牆吁嗟乎今之以爲凶非昔之以爲功者耶烏乎物理之迴絕而人情之頓異者耶是知長

圖一之2：《邵文莊公年譜》書影之（二）

關係上，邵寶是李氏的門生。在正德初年「誅八虎事件」前，王邵兩人頗多來往，但之後就未見來往的記錄，筆者推測此與邵寶在「誅八虎事件」中未能站在陽明這邊，而是選擇站在其師那邊有關。所以，陽明此篇長達千餘字的賦竟未能收入其《全書》中，可見王邵兩家關係的疏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陽明於此賦中自稱「樂山子」²⁵，而非「陽明子」。

2. 〈題靜觀樓〉²⁶【弘治十六年冬】

放一毫過去非靜，收萬物回來是觀。

此靜觀樓為王鏊（1450-1524，字濟之，晚號震澤）建於家鄉蘇州太湖邊，並且有〈靜觀樓記〉之作，以此樓「為拙者之適靜中之觀乎？故名其樓曰靜觀。」²⁷陽明曾提及到「弘治癸亥冬（1503），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²⁸而震澤即是王鏊文集之名。弘治十五年八月，陽明請告歸鄉，隔年即到錢塘西湖養病，故此年冬天正可以為王鏊之靜觀樓題額。

3. 〈楹帖〉²⁹【弘治十七年九月】

望重斗山，儀如鸞鳳。爵崇台鼎，勳懋呂周。甲子秋日，書於平陵行館，陽明山人。

據梁章鉅（1775-1849，字閔中，又字茝林，一作茝鄰，號退菴，又號古瓦研齋）云：「此公（陽明）三十三歲在歷下所作，時為宏治十七年甲子，公主試山東鄉試。平陵郡，歷下舊名也。」³⁰「歷下」在山東省濟南府，也就說此楹帖是寫在歷下行館中。陽明曾於此年九月九日留詩〈謁周公廟〉，³¹此楹帖有云「甲子秋日」，所以此帖應作於弘治十七年九月。

²⁵ 陽明曾在題「曹溪宗派」匾額時，落款云：「樂山居士王守仁書」。見朱思維，《王陽明巡撫南贛和江西事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頁133。

²⁶ 明·郭良翰輯，《問奇類林》（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輯》）〔北京：北京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黃吉士等刻增修本影印，1997〕，第15冊，卷九，〈操脩〉，頁257d。

²⁷ 明·王鏊，《震澤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第1256冊，卷一五，〈記〉，頁291c。

²⁸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收錄在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二九，〈續編四〉，頁1043。

²⁹ 清·梁章鉅，《退菴金石書畫跋》（收入《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據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本影印，1997〕，第21冊，卷八，頁466。

³⁰ 同上註。

³¹ 明·呂兆祥，《東野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臺南：莊嚴出版社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明末清雍正間增修本影印，1996〕，第79冊，卷二，〈謁廟詩詞〉，頁790c。

4. 〈驄馬歸朝詩敘〉³²【正德四年五月十五日】

正德戊辰正月，古潤王公汝楫以監察御史奉命來按貴陽。明年五月，及代當歸朝于京師，在部之民暨屯戍之士，下逮諸種苗夷，聞之咸奔走相謂曰：「嗚呼！公之未來也吾農而弗得耕，商而弗得市，戍役無期而弗能有吾家，剝剝無藝而弗能保吾父母妻子，吾死且無日矣！自公之至，而吾始復吾業、得吾家，安吾父母妻子之養，蓋爲生未幾耳！而公又將舍我而去，吾其復歸於死乎！」乃相與奔告於其長吏，曰：「爲我請于朝，留公以庇我。」其長吏曰：「嗚呼！其獨爾乎哉？公之未來也，吾舍吾職而征歛以奉上，祿之不得食，而稱貸以足之。自公之至，而吾始復爲吾官，事事而食祿，今又舍我而去吾將有請焉而限於職留焉而勢所不得行也吾與爾且奈何哉！」則又相率而議於學校之士，曰：「斯其公論之所自出而可以言請也，斯其無官守之嫌而可以情留之也。」學校之士曰：「嗚呼！其獨爾乎哉？吾束吾簡編而不獲窺者兩年矣！自公之至而吾始得以誦吾詩、讀吾書。當公之未至，吾父老苦於追求，吾穉弱疲於奔役，吾日奔走救療於其間而不暇，而奚暇及吾業。吾身之弗能免而況能庇吾家乎？況能望其作興振勵開導而訓誨如公今日之爲乎？今公之去，吾惟無以致吾力而庸吾情，有如可得以請而留也，亦何靳而弗爲乎？」

其長者顧少者而言曰：「嗚呼！理之無可屈而卒以不伸者，局於時也。情之不可已而終以不行者，泥於勢也。夫留公以庇吾一省者，情之極也，而於理亦安所不得乎？然而度之時勢之間，則公之不可以爲我留者三，我之不可以留公者五，吾今不欲盡言之，吾黨之處此，亦不可以無審也。」眾皆默然良久，迺皆曰：「然則奈何乎！不可以吾人之故而累公矣！其得遂以公之故而已吾情乎？吾情之不能伸矣！其獨不得以聲之詩歌而少舒乎？」而其長者曰：「是亦無所益於公而徒爾嘵嘵爲也，雖然必無已焉宣吾之情而因以直夫理，揚今之美盛而遂以諷於將來，則是舉也，殆亦庶乎其可哉！」乃相與求賢士大夫之在貴陽者，詩歌之而演之爲卷，卷成而來請于陽明居士，曰：「斯蓋德之光也，情之所由章也，理之所以不已也，吾士人之願、諸大夫之所憾也，先生一言而敘之。」居士曰：「吾以言得罪於此，言又何爲乎？」學校之士爲之請不置，因次敘其語於卷而歸之，卷之端題曰：「驄馬歸朝」者，蓋留之不得而遂以送之也。

正德己巳五月既望，陽明居士王守仁書。

³²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第13冊，頁58。原件藏於廣東省博物館。

王汝楫爲王濟，丹徒人，³³陽明曾爲其作二文，一是〈恩壽雙慶詩後序〉，另一是〈重刊《文章軌範》序〉，³⁴都收錄在《全集》中。關於此〈驄馬歸朝詩敘〉的流傳與來歷可見朱萬章〈商承祚等鑑藏〈驄馬歸朝詩敘〉考釋一兼談商承祚與黃賓虹之翰墨因緣〉及商志覃〈商承祚等鑑藏驄馬歸朝詩敘考釋後記〉二文。³⁵

5. 〈與湛甘泉〉一 ³⁶【正德六年十月後至隔年三月前】

別後無可交接，百事灰懶，雖部中亦多不去，惟日閉門靜坐，或時與純甫、宗賢閒話，有興則入寺一行而已。因思吾兩人者平日講學，亦大拘隘，凡人資稟有純駁，則其用力亦自有難易。難者不可必之使易，猶易者不可必之使難。孔門諸子問仁？夫子告之言人人殊，烏可立一定之說，而必天下之同己。或且又自己用功悠游，而求之人者太急迫無敘，此亦非細故也。又思平日自謂得力處亦多尚雜於氣，是以聞人毀謗輒動，却幸其間已有根芽，每遇懲創則又警勵奮迅一番，不爲無益。然終亦體認天理欠精明，涵養功夫斷續耳！元忠於言語尚不能無疑，然已好商量。子華極美質，於吾兩人却未能深信。舟次講學，不厭切近，就事實上說。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要之至理不能外是，而問者亦自有益。蓋卓爾之地，必既竭吾才而後見養深者，自得之耳！良心易喪，習氣難除，牛羊斧斤，日以相尋，而知己又益漸遠，言之心驚氣咽，但得來人便，即須頻惠教言，庶有所警發也。

純甫爲王道（1487-1547，號順渠，山東武城人），宗賢爲黃綰（1477-1551，號石龍，又號久菴居士，黃巖人），元忠爲應良（？-1549，號南洲，仙居人），子華爲余本（鄞人）。此信應作於陽明與以上四人都在，而湛甘泉又剛離開之時。查《年譜》記云：「（正德六年）十月，升文選清吏司員外郎。送甘泉奉使安南。」又此年，余本登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經筵講官；³⁷此年底黃綰亦上疏乞養歸，陽明有贈詩；王道則於隔年三月登進士授應天府教授，所以此信應作於正德六年十月後至隔年三月前。

³³ 清·高得貴修，張九徵等纂，朱霖等增纂，《乾隆鎮江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五年（1750）增刊本影印，2008〕，第27冊），卷三六，〈名臣〉，頁90b。

³⁴ 《王陽明全集》中，此文紀年是錯的，查文淵閣四庫本《文章軌範》，亦載有此序，名〈《文章軌範》原序〉，但文後有「正德丙寅仲秋既望，餘姚王守仁序。」收錄在宋·謝枋得編，《文章軌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第1359冊），卷首，頁543c。

³⁵ 二文皆收入在中國文物學會、中國殷商文化學會、中山大學編，《商承祚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69-78；78-82。

³⁶ 收錄在明·文章修，張文海纂，《增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據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第65冊），卷一七，〈外編·雜文類〉，頁534-536。

³⁷ 見〈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余子華本〉，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傳記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影印，1988〕，第17-18冊），卷三七，〈清正〉，頁1059b。

6. 〈與湛甘泉〉二³⁸【正德七年】

別後屢得途中書，皆足爲慰！此時計往增城已久，衝冒險阻之餘，憫時憂世，何能忘懷。然回視鄙人，則已出世間矣！純甫得應天教授，別去亦復三月，所與處惟宗賢一人，却喜宗賢工夫驟進，論議多所發明，亦不甚落寞也。往時朝夕多相處，觀感之益良多，然亦未免悠悠度日。至於我字亦欠體貼，近來始覺稍親切，未知異時回看今日，當復何如耳？習氣未除，此非細故，種種病原，皆從此發。究竟習氣未除之源，却又只消責志。近與宗賢論此，極爲痛切，兄以爲何如耶？太夫人起居萬福，慶甚！聞潮廣亦頗有盜警，西湖卜居之興，雖未能決，然扁舟往還之約，却亦終不可忘也。養病之舉，竟爲楊公所抑。在告已踰三月，南都之說，忍未能與，計亦終必得之。而拘械束縛，眼前頗不可耐耳！如何！如何！沈河泊去，燈下草率，言莫能既，但遇風毋惜。

現今《王陽明全集》中，陽明寫給湛若水的書信留存非常少，此兩封是極少數留存的。而此封信著作時間應是陽明從龍場回到北京之時，因爲信中說到「純甫得應天教授，別去亦復三月」，其中純甫即是王道，其得應天教授之職在正德七年，陽明在〈別王純甫序〉中說到：「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而宗賢則是黃綰。信末陽明提到「養病之舉，竟爲楊公所抑」，楊公是楊一清，當時爲陽明的長官，陽明以養病爲名致仕回鄉，或是離開北京往南京去任職，其箇中原因乃是當時北京當權者透過其父親之舊事來打壓他，致使他有不如歸去之感，此心情亦表達在陽明寫給父親的信中。³⁹

7. 〈翫江樓〉⁴⁰【正德七年十二月至八年二月間】

越嶠西來此閣橫，隔波烟樹見吳城。春江巨浪兼天湧，斜日孤雲滂雨晴。塵海茫茫眞斷梗，故人落落已殘星。年來出處嗟無累，相見休教白髮生。

詩名爲筆者所擬。翫江樓在蕭山縣西十里西興渡口，久廢；弘治十年，知縣鄒魯重建，改名鎮海樓。⁴¹陽明在蕭山縣曾留下三首詩，一是〈獅子山〉（已收入《全集》

³⁸ 收錄在明·文章修，張文海纂，《增城縣志》卷一七，〈外編·雜文類〉，頁532-534。

³⁹ 陽明在〈上父親大人書〉信中說到：「爲楊公所留，養病致仕皆未能遂，殆亦命之所遭也。」收錄在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臺北：傳斯年圖書館藏民國十年（1921）江都王氏鑑古書社影印本），卷二五，無頁數。此信爲陽明佚信，相關考證見筆者，〈王陽明佚詩文輯釋與補正〉，頁103。

⁴⁰ 明·蕭良幹等修，張元忬等纂，《紹興府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十五年（1587）刊本影印，1983〕，第520號），卷九，〈古蹟志〉，頁776。

⁴¹ 同上書，頁775-776。

中)，另二首爲〈覺苑寺〉與〈曹林庵〉分別收入在民國本及明嘉靖本《蕭山縣志》中，⁴²此爲第四首。此詩著作時間應與其他三首一樣爲陽明任南京太僕寺卿之時，《年譜》記云：「（正德七年）十二月，升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八年）二月，至越。」而蕭山縣即在往餘姚的路上。此詩末有云「年來出處嗟無累，相見休教白髮生」，此心情正與陽明當時從龍場回北京任官，遭受到政治上打壓而有歸鄉致仕的心情是一致的，⁴³故可知此詩作於正德七年十二月至八年二月間。

8. 〈與邦相〉⁴⁴【正德八年七月廿二日】

人來，承書惠。徐曰仁公差出未回，回時當致意也。所須諸公處書，盛价春間已付去，想此時尚未到耶！茲因人還匆匆，又齋有客，不及一一，千萬心照。守仁頓首。邦相宗弟賢契。舍弟在分水者，曾相見否？七月廿二日。空。

邦相爲王邦相，未詳其人，⁴⁵只知道陽明弟子冀元亨（1482-1521，字惟乾，武陵人）之歸葬家鄉，是由王邦相經理的。⁴⁶徐曰仁爲徐愛（1487-1517，號橫山），爲陽明妹婿。信中說到「徐曰仁公差出未回」，應是指其「壬申冬（正德七年），陞南京兵部車駕員外郎。嘗行部江南，盡剔諸賦役之蠹。」⁴⁷此年十二月，陽明任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隔年五月底，陽明與徐愛等人遊四明等地，十月至滁州赴任。所以此信應作於正德八年七月廿二日。

9. 〈雲龍山次喬宇韻〉⁴⁸【正德十年三月～十一年三月】

幾度丹人指石岡，東西長是客途忙。百年風物初經眼，三月煙花正向陽。
芒碭漢雲春寂寞，黃樓楚調晚淒涼。惟餘放鶴亭前草，還與遊人藉醉觴。

⁴² 相關考證見拙著，〈王陽明詩文輯佚與考釋〉，頁100-101。

⁴³ 相關過程請參拙著，〈道德社會的重建——王陽明提倡「心學」考〉，《新史學》19.4（2008）：29-76；或是參看陽明寫給父親王華的信〈上父親大人書〉，《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二五，無頁數。

⁴⁴ 清·黃定蘭輯，《明人尺牘》（收入宋志英輯，《明代名人尺牘選萃》〔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第4冊），頁677。

⁴⁵ 筆者猜測王邦相可能是王勳，陽明曾在給友人信中說到：「舍人王勳來，……今此子已襲指揮使，頭角頓爾崢然。」見〈與夏德潤、朱克明〉，收錄在錢明，《〈王陽明全集〉未刊佚文彙編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8（2005）：236。

⁴⁶ 〈與陸清伯〉：「其（冀元亨）歸喪一事，托王邦相爲之經理。」收錄在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卷二一，〈外集三〉，頁824。

⁴⁷ 明·蕭鳴鳳，〈明故奉議大夫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徐君墓誌銘〉，《橫山遺集·附錄》，收入錢明編校整理，《徐愛、錢德洪、董澐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頁92。

⁴⁸ 清·吳世熊、朱忻修、劉庠、方駿謨纂，《（同治）徐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據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影印，2008〕，第61冊），卷一一，〈山川考〉，頁359c。

王陽明與喬宇（1457-1524，字希大，號白巖）相識很早，關係也密切，王世貞（1526-1590）云：「當憲孝朝，海內乂安，人主意不欲競於武，搢紳先生爭致其力於學以報，塞右文至意，而獨長沙李太師（東陽）、石淙楊太保（一清）爲之冠，太原喬莊簡公故嘗受經二先生門，稱高弟子，退而與北地李獻吉（夢陽）、越人王伯安相琢磨爲古文辭，甚著。」⁴⁹而雲龍山是徐州府著名的山岳，位於江蘇北方，陽明與喬宇會一同前往遊歷之時間點，應是陽明任南京鴻臚寺卿之時（正德九年四月，1514），五月至南京履新，直到正德十一年九月（1516）。喬宇此時亦官南京禮部尚書，〈行狀〉云：「辛未（1511），轉南京禮部尚書。公在南都禮曹，事務清簡，公餘得縱讀國初所藏秘書，於是所見愈邃。清暇肆游江南山水，大放厥辭，如雲日光潔，雖片言隻字，爲世珍重。士林往往以不得公辭翰爲恥。」⁵⁰此詩中說到「三月煙花正向陽」，所以時間應是正德十年三月或是十一年三月。

10. 〈送王巴山學憲歸六合〉⁵¹【正德十二年二、三月間】

衡文豈不重，竹帛總成塵。且脫奔馳苦，歸尋故里春。人生亦何極，所重全其貞。去去勿復道，青山不誤人。

王巴山爲王弘，縣志記云：「王宏（弘），字叔毅，廣洋衛人。成化庚子舉人，登弘治癸丑科毛澄榜。夙負大才，弱冠舉《禮記》第一，定山莊先生昶愛而妻之。……正德改元，擢南福建道監察御史，論列逆瑾罪，忤旨，被杖廢爲民，瑾仍矯詔榜「奸黨」於朝堂，宏與焉。庚子〔按：庚午〕（1510），瑾誅，起廣東僉事，進副使，攝學政。……嘉靖初，京官有援宏出議大禮者，宏不附，名尤高，恬退之節。輯〈定山年譜〉一卷。」⁵²此詩一開頭即說「衡文豈不重」，可見王弘將擔任與學政有關的職位，觀其生平經歷，陽明此詩應作於王弘即將往廣東擔任按察司副使之時。《明實錄》記云：「（正德十二年二月）陞……廣東僉事王弘、黃昭爲按察司副使，……弘廣東、昭福建。」⁵³可見此詩應作於正德十二年二、三月間。值得一提的是陽明極重視王弘，

⁴⁹ 明·王世貞，〈喬莊簡公遺集序〉，收錄在明·喬宇，《喬莊簡公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1571〕刊本），頁1a-1b。

⁵⁰ 明·陳璘，〈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白巖喬公字行狀〉，收錄在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收入《中國史學叢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第6冊），卷二五，〈吏部二·尚書〉，頁1022d-1023a。

⁵¹ 清·謝延庚等修，賀廷壽等纂，《六合縣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清光緒六年〔1880〕修，十年〔1884〕刊本影印，1988），卷七，〈藝文志〉，頁47a。

⁵² 張官倬纂，《棠志拾遺》（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據民國石印本影印，1988），卷上，〈人物〉，頁34a-34b。

⁵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大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一四六，頁2847。

鄒守益（1491-1562，字謙之，號東廓）曾在給歐陽德（1496-1554，字崇一，號南野）的信中說到：「往歲，侍先師于虔，王巴山自廣歸見，忍咳與談，談劇復咳，咳止復談。客退，請其故，曰：『是定山婿，有文學，後輩所歸，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士皆可轉矣！』」⁵⁴

11. 〈上父親大人書〉⁵⁵【正德十二年八月廿三日】

寓贛州男王守仁百拜書上父親大人膝下：

旬日前，曾遣舍人趙深歸候，此時計已抵越。適惟祖母老大人、父母大人起居萬福爲慰，男輩寓此亦賴庇粗安。近因夾攻命下，峯賊驚疑，四起攻掠，發兵防勦，日不暇給；兼之曰仁之痛，纏結於心，以是事益叢挫，而情愈壹鬱，不知何時乃能解脫也！南贛兵糧稍具，湖湘兵已集，惟廣東因府江之役尚未旋師，進勦之期或須在十月盡。探知賊黨日盛，賊計日校，而百姓日困，財力日竭，災害日至，全勝之策尚未可必也。因姚上舍便，燈下草草，奏報平安。書畢，不勝悲哽瞻戀。八月廿三日，男守仁百拜書上。

信中說到「曰仁之痛」，可見是徐愛剛過世不久，徐愛歿於正德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因此此信應作於正德十二年八月廿三日。

12. 〈與友人〉⁵⁶【正德十三年十月之前】

別後三接手誨，知賓主相得，爲慰可知。孟吉既□友而廷敬復勤修之士，從此盪摩相觀，學問之成也有日矣！益用喜躍。所喻徐宅姻事，足感壽卿先生之不鄙，但姚江去越城不二百里耳！祖母之心猶以爲遠，況麻溪又在五六百里之外耶？心非不願，勢不相能，如何！如何！見徐公幸以此言爲復。吾兩家父祖相契且數十年，何假婚姻始爲親厚，因緣之不至，固非人力所能爲也。涵養有暇，努力文學，久處暫別，可勝企望。姪守仁頓首。

孟吉與廷敬兩人，未詳其人。而壽卿是方良永（1461-1527，號松厓，莆田人），弘治初進士，素善王陽明，但兩人在學術思想趨向則有異。⁵⁷陽明在信中又說到他

⁵⁴ 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收入《陽明後學文獻叢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一〇，〈簡歐陽南野崇一〉，頁512。

⁵⁵ 彪蒙書室輯，《明代名人尺牘墨蹟》（收入宋志英輯，《明代名人尺牘選萃》第10冊），頁260-263。

⁵⁶ 清·陳焯輯，《湘管齋寓賞編》（收入在黃賓虹、鄧實編，《美術叢書·四集·第八輯》[上海：神州國光社，1928]，第138冊），卷二，頁106-107。

⁵⁷ 清·吳葆儀等修，王嚴恭等纂，《鄖陽縣（府）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湖北省》[臺北：

家與徐家「父祖相契且數十年」，可見關係密切。而徐氏家族也有多人從學陽明，例如最有名的是徐珊（字汝珮，號三溪）及其弟⁵⁸、徐漢（字肅夫，號笑亭），⁵⁹還有徐天澤（1482-1527，字伯雨，餘姚人），陽明曾為他寫〈夜氣說〉及〈吊蕙臯府君文〉（考證詳後）。信中說到「祖母之心猶以為遠」，可見當時陽明的祖母岑氏還健在，查《年譜》記云：「（正德十四年）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背棄，痛割之極！」⁶⁰可見此信應作於正德十三年十月之前。

13. 〈與朱守忠〉⁶¹【正德十四年正月二日前】

屢以乞休事相瀆，諒在知愛之深，必能為我委曲致力，然久而未效，何耶？昔人謂「進難而退易」，豈在今日退亦有所不易耶？近日復聞祖母病已危甚，方寸益亂，將遂棄印長往，恐得罪名教，姑復再請，再請不獲，亦無如之何矣！棄官與覆敗之罪孰重，潛逃與俘戮之恥孰深，守忠且為我計之，當如何而可？賚本人去，因便告領俸資。凡百望指示得早還為幸，故舊之在京邸者，憂疑中不能作書，相見亦希道意京中消息。人還，悉寫知之。守仁頓首。

守忠為朱節（號白浦），正德九年（1514）進士，仕至御史，巡按山東。⁶²《全集》有與朱節的信，計文淵亦曾收錄三封〈與朱守忠〉，收錄在錢明〈《王陽明全集》未刊佚文彙編考釋〉一文中。此信中說到「屢以乞休事相瀆」、「近日復聞祖母病已危甚，方寸益亂，將遂棄印長往，恐得罪名教，姑復再請，再請不獲，亦無如之何矣！」然陽明祖母歿於正德十四年十月，陽明隔年正月初二，才獲知消息，這期間陽明在給王瓊的信中說到「又況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可見此信應作於正德十四年正月二日前。

成文出版社據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影印，1970〕，第119號〕，卷五之三，〈官師·宦績〉，頁226b-226c。

⁵⁸ 管州，〈三江徐公贊〉：「公同兄三溪公（徐珊）從學陽明夫子。」徐華潤編纂，《姚江徐氏宗譜》，《中國家譜·2B, 20-21》（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縮影資料，1986），卷五，〈鄉賢像贊〉，頁15b。

⁵⁹ 錢德洪，〈笑亭徐公贊〉：「君諱漢，肅夫公子也。學紹箕裘，良知冥契，所與友善者，獨陽明夫子一人。」徐華潤編纂，《姚江徐氏宗譜》卷五，頁26b。

⁶⁰ 〈寄希淵〉，收錄在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卷四，〈文錄一〉，頁159。

⁶¹ 清·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〇，〈明王陽明手札冊〉，頁662b-663a。亦收入在清·莫繩孫輯，《勝朝越郡忠節名賢尺牘》（收入宋志英輯，《明代名人尺牘選萃》第7冊），頁187-188。

⁶² 清·程嗣章，《明儒講學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儒家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29冊），頁602d。

14. 〈題四友〉⁶³【正德十五年三月】

四友之義，楓山之記盡矣！雖有作者，寧能有加乎？補之迺復斬予言，予方有詩文戒，又適南行，異時泊舟鉄甕，拜四君子於亭下，尚能爲補之補之。陽明居士王守仁識。

此詩中有云「泊舟鉄甕」，應指銅陵縣五松山前之鐵船，縣志記云：「王守仁……正德間以宸濠之變邂逅銅陵，登五松山，樂之，遊咏累日，有〈鐵船歌〉手澤在靈祐王廟中。」⁶⁴《王陽明全集》中有〈舟過銅陵野雲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一詩，而此詩有真蹟留存於世，名爲〈銅陵觀鐵船〉，詩末後有署時間「正德庚辰春分獻俘還自南都」。⁶⁵因此，此題記應作於同時。補之應是張袞（1487-1564，號水南），其文集中有與陽明門人來往的記錄。

15. 〈與時振·其一〉⁶⁶【正德十六年一月三日】

珍菓遠及，勞人多矣！登受殊愧，羊酒儀則不敢當。附來人還。納荷諸公深情，未能一一書謝。冗次草草，統希心照。寓洪都守仁拜手。

大提學時振鄉兄大人有道執事。

貴僚諸公，同此致意。小書奉覽。正月三日，餘。

時振爲胡鐸（？-1538，別號支湖，浙江餘姚人），以《易》領弘治十一年（1498）鄉試第一，十八年（1505）成進士，曾作《異學辨》，其大旨本宋儒而折王文成守仁。⁶⁷信中說到「大提學」，可見當時胡鐸任有關學校之職，《明實錄》記云：「（正德十二年春正月）甲辰，陞刑部署郎中事主事唐錦、福建按察司僉事胡鐸爲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錦江西、鐸福建參政。」⁶⁸又「（嘉靖元年十月）陞福建按察司副使胡鐸爲湖廣布政使司左衡政。」⁶⁹可知胡鐸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時間爲正德十二年正月

⁶³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5冊，頁228。原件藏於瀋陽故宮博物院。

⁶⁴ 清·朱成阿修，史應貴纂，《銅陵縣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安徽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修，民國十九年（1930）刊本影印，1974〕，第238號），卷一一，〈列傳·遊寓〉，頁380。

⁶⁵ 蕭燕翼主編，《明代書法》（收入《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21》〔香港：商務印書館，2001〕），頁174-175。

⁶⁶ 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續錄》（臺北：學海出版社據清光緒十七年（1891）八月吳興陸氏家塾刊本影印，1975），卷五，〈元明名人尺牘冊〉，頁1975-1976。

⁶⁷ 明·劉麟長輯，〈明支湖先生胡鐸〉，《浙學宗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傳記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111冊），頁79c-80c。

⁶⁸ 《明實錄》，〈大明武宗毅皇帝實錄〉，卷一四五，頁2844。

⁶⁹ 《明實錄》，〈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一九，頁564。

至嘉靖元年九月。信中又說「寓洪都守仁拜手……正月三日。」查陽明在正月在江西南昌之時，應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譜》記云：「正月，居南昌。」所以此信應作於正德十六年一月三日。

16. 〈與時振·其二〉^⑩【正德十六年七月間】

闊別久，近想所造日益深純，無因一面扣為快耳！教下士亦有能興起者乎？道之不明，世之教與學者，但知有科舉利祿，至於窮理盡性自己本領，乃反視為身外長物，有道者必嘗慨歎於斯矣！何以救之？何以救？區區病疏既五上，近當得報，歸遯有期，庶幾盡力於此也。海內同志漸多而著實能負荷得者尚少，如吾時振美質清才，篤志而不怠，亦何所不到哉！偶張解元去，便略致企念之懷，冗次草草不盡。寓洪都守仁頓首。

啓時振大提學道契兄文侍。

《古本》、《定論》各一冊。餘素。

陽明在信中說到「區區病疏既五上」，查《年譜》：「（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奉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為『朝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朝廷准令歸省，升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八月至越。」此時所上之疏為第五疏（第四疏在十五年閏八月），由此可知，此信應作於正德十六年七月間。

17. 〈寄原忠太史〉^⑪【正德十六年九月三日】

歲欲一訪廬下，少伸問慰，遂為天台雁蕩之遊，而冗病相縛，竟不得行。今伯載之往，又弗克偕，徒有悵快而已。可如何！如何！邇惟孝履天相，讀禮之餘，孰非進德之地。今冬大事克舉否？執紼之役，未能自決，則相見之期，亦未可先定也。離懷耿耿，病筆不能具，伯載當亦略能以悉，九月三日，守仁拜手原忠太史道契。

兄大孝莫次，令先翁墓文不敢違約，病患中望少遲之，然稽緩之罪已知不能追矣！別錄二冊奉覽，餘素。

^⑩ 清·陳焯輯，《湘管齋寓賞編》卷二，頁108。

^⑪ 鄒顯古編輯，《湖北草堂藏帖》（板橋：藝文印書館據清康熙己未年〔1679〕影印，1975），第1冊，〈王陽明先生守仁東〉，無頁數。

《光緒仙居志》記云：「應良（?-1549），字元忠，號南洲。……稍長，輒以聖學爲己任。暨舉正德戊辰（1508）會魁，憤逆閹劉瑾亂政，浩然歸。至辛未（1511），始廷試，登二甲第七人，選庶吉士，從湛甘泉、王陽明講良知之學，既有得折節稱弟子，與四方豪傑倡學論政，務見諸實功。」⁷²又《石匱書》說應良「正德中，以父老歸侍。蕭然一室，講學授徒，歸養十餘年。」⁷³陽明說到「原忠太史道契」，可見應良當時的官職與史書編撰有關，應是庶吉士；又說到「歲欲一訪廬下，少伸問慰」、「令先翁墓文」等，可見應良父親過世不久。查《明實錄》記云：「（嘉靖二年閏四月）授服闋庶吉士應良爲翰林院編修。」⁷⁴時間往回推算，應父應該於正德十五年四五月間過世，所以此信著作時間點有二：一是正德十五年九月三日，此時陽明剛剛平定宸濠之亂，諸事纏身，不可能有「欲一訪廬下，少伸問慰」的機會。二是正德十六年九月三日，陽明回餘姚省祖塋，相對來說，去仙居較爲方便，可能性較大。所以此信應作於正德十六年九月三日。

18. 〈五星硯銘〉⁷⁵【正德年間】

五氣五行，五常五府。化育紀綱，無不惟五。石涵五星，上應天數。其質既堅，其方合矩。蘊藉英華，包含今古。

《平江縣志》記云：「國初，縣東關掘井，獲硯一，正方石，色青，有白點五，高四寸，廣兩寸有奇。上刻小篆『五星硯銘』四字；左傍署『正德』，年缺；右署『春王正月』；背面隸書銘曰：『……』。未署王守仁識，小印曰陽明。」⁷⁶

19. 〈與友〉⁷⁷【嘉靖元年二月至三月間】

先君初諱，號慟摧割，適承哀崩，毒彌深，未能匍匐走謝。倘蒙賜之惠臨，幸得望見顏色，庶幾復親老親之遺容，孤之願也。荒無欠。孤守仁稽顙。

「先君初諱」一句，即說明陽明父親剛剛過世，陽明心情仍在悲傷的情緒中，因此此信應作於嘉靖元年二月至三月間。

⁷² 清·王壽頤等修，王棻等纂，《光緒仙居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年木活字印本影印，1975〕，第203號，〈人物·儒林〉，卷一三，頁755-756。

⁷³ 清·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別史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319冊，卷一三〇，〈陽明弟子列傳〉，頁343c。

⁷⁴ 《明實錄》，〈明世宗肅皇帝實錄〉，卷二六，頁731。

⁷⁵ 清·張培仁等修，李元度纂，《平江縣志》（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緒元年〔1875〕刊本），卷五五，〈藝文志·金石〉，頁44a-44b；亦見清·卞寶第、李瀚章等修；郭嵩燾、曾國荃等纂，《湖南通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影印清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影印，1997〕，第668冊，卷二八七，〈藝文志43·金石29〉，頁456上。

⁷⁶ 同上註。

⁷⁷ 清·莫繩孫輯，《勝朝越郡忠節名賢尺牘》（宋志英輯，《明代名人尺牘選萃》第7冊），頁189。

20. 〈與尚謙〉^⑩【嘉靖元年三至六月間】

兒輩來，聞貴恙即欲往候，顧几筵不得少離，馳念何可言！山間幽寂蕭散，於學力不為無助，論者或以雨後濕暑，草木鬱蒸之氣亦能中人，不若暫且移臥城中傍山小菴院，俟暑退復往，如何？為學工夫難得力處，惟患難疾病中。患難中，意氣感發，尚自振勵，小疴簿瘥猶可支持。若病勢稍重，又在逆旅，精神既憊，積累易牽，即意思恹恹無聊，鮮不弛然就靡者。此皆區區嘗所經涉，不識賢者如何耳？越人去，不克偕。悵悵！悵悵！汝山偶過杭，今晚若到，明日更遣兒曹同候。千萬珍攝自愛。守仁拜手。

此信有另一版本，收錄在錢明《〈王陽明全集〉未刊佚文彙編考釋》文中，兩相比較，此信約莫是錢版的下半部，但文意較通順。錢版開頭有云「所留文字，憂病中不能細看」，說明陽明丁憂在家兼身體有病，而其守喪期間是嘉靖元年二月十二日至三年四月。《年譜》又記云：「先生臥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帖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又此信中又說「俟暑退復往」，可見此信作於嘉靖元年三至六月間。

21. 〈與尚謙、誠甫、世寧〉^⑪【嘉靖二年三到六月間】

前日賤恙，深不欲諸君出顧，正恐神骨亦非久耐寒暑者。乃今果有所冒，幸而不至於甚，亦足以警也。自此千萬珍重！珍重！賤軀悉如舊，但積弱之餘，兼此毒暑，人事紛沓，因是更須將息旬月，然後敢出應酬耳！味養之喻，已領盛意，守身為大，豈敢過為毀瘠。若疾平之後，則不肖者亦不敢不及也。所云〈私抄〉，且付之公論，未須深講。山靜若太古，日長如小年。前日已當面語，今更為諸君誦之。守仁白。尚謙、誠甫、世寧三位道契。文侍。

尚謙是薛侃（1486-1545，號中離，揭陽人），誠甫是黃宗明（？-1536，號致齋，鄞人），薛、黃兩人皆從學於陽明。而世寧為胡世寧（1469-1530，字永清，仁和人），通曉兵法，是與陽明共同平宸濠之亂的功臣，陽明極重之，嘗語人曰：「永清才自不可一世，但恨不講學耳！」胡聞之笑曰：「吾正恨陽明多此一講學耳！」^⑫此

^⑩ 清·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〇，〈明王陽明手簡三通〉，頁664a-664b。此文真跡影本收入在陶貞白、丁念先選輯，《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跡》（臺北：陶貞白發行，1954），卷上，頁26-30，但不完整。

^⑪ 清·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〇，〈明王陽明手簡三通〉，頁663b-664a。此文真跡影本收入在陶貞白、丁念先選輯，《明清名賢百家書札真跡》卷上，頁23-25，有缺頁。

^⑫ 明·趙善政，《賓退錄》（收入《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1936]，第2821冊），卷三，頁19。

信應作於陽明平宸濠後歸越所作，而「前日已當面語，今更為諸君誦之」一語，也表明三人也皆在越，查《年譜》記云：「（嘉靖二年二月）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所以此信應在門弟子離開後才寫的，因為如果弟子們都在，也無須多此一舉。中又說到「兼此毒暑」，可見時間應是嘉靖二年三到六月間。

22. 〈與子臺兄〉⁸¹【嘉靖元年～六年五月間】

病軀復為人事所困，今早遂不能興聞。返棹及門，兼聞貴體欠調，為之惕然慚負。奈何！奈何！先公文字得稍暇，即遣人呈稿，或須高德元再至，斷不敢更遲遲矣！歸見令兄，望悉此懇。粗肴物奉餉。從者不能出送，伏枕惶悚！惶悚！守仁頓首。

子臺秋元世契兄文侍。餘。

子臺，未詳何人。信中說到「世契」，可見陽明與其是世交。而「先公文字」一方面指得是王華（1446-1522）《垣南草堂稟》等著作，⁸²另一方面指出此信應作於王華歿（嘉靖元年二月）後。而觀察信中之意，陽明寫作的地點應該在家鄉餘姚之時，姑繫於嘉靖元年到六年五月出征思田前間。

23. 〈與王邦相三通〉⁸³其一【嘉靖三年冬至後四日】

南來事向因在服制中，恐致遲悞！伊家歲月已令宗海回報，令伊改圖矣，不謂其事尚在也。只今道里遠隔，事勢亦甚不便，況者妻病臥在床，日甚一甚，危不可測，有何心情而能為此！只好一意回報，不可更遲悞伊家也。況其生年日時遠不可知，無由推算相應與否？

近日又在杭城，問得庚午一人，日時頗可，今若又為此舉，則事端愈多，平生心性只要靜簡安閒，不耐如此勞擾也。有負此人遠來之意，可多多為我謝之。冬至後四日，陽明字拜邦相揮使宗契。

欲做皂靴一雙，寄去銀九錢；又錢五分，買上好琴絃，望因便早寄。

⁸¹ 清·陳焯輯，《湘管齋寓賞編》卷二，頁106。

⁸² 「王華《禮經大義》、《諸書雜錄》二十卷、《垣南草堂稟》十卷、《龍山稟》十五卷。」見清·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餘姚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江省》[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刊本影印，1983]，第500號），卷一七，〈藝文上〉，頁330c。

⁸³ 王世杰、那志良、張萬里同主編，《藝苑遺珍·法書第二輯》（香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967），〈十三·手札三通〉，無頁數。

信中有「向因在服制中」語，查陽明父親歿於嘉靖元年，服制應至三年，《年譜》有云「（嘉靖三年）四月，服闋」。可見此信應作於無服制拘束之時。又「妻病臥在床，日甚一甚」，《年譜》記云：「（嘉靖四年）正月，夫人諸氏卒。」而此信中又云「冬至後四日」，可見此信應作於嘉靖三年冬至後四日。

24. 〈與王邦相三通〉其二【嘉靖四年九月左右】

過往士夫及以里復□自杭城來，皆能備道東瀛老先生休休樂善，好德之誠侃侃，秉正斥讒之議，不勝敬服，不勝心感。後生浮薄狂慥，毀賢妬能者，聞東瀛之風亦可以媿死矣！而尚略不知所慚沮，亦獨何以哉。家門不幸，區區之罪惡深重。近日祖墓復被掘毀，墓上天生瑞柏亦被斫伐，割心剝骨，痛何可言！近方歸此，脩治園邑，論議紛紛，皆以爲孫氏所爲，區區亦未敢便以爲信。孫氏父子素所親厚，三子又嘗從學，此等窮兇極惡之事，我何忍遂以加於孫氏。姑告行府縣緝捕，盜賊之徒七十餘人，踪迹難掩，不久必能緝獲。幸而與孫氏無干，非惟我家得申不世之冤，而孫氏亦得以洗無實之惡。不然則誠衣冠道誼之大不幸也。痛心！痛心！東瀛老先生坐是未能致謝，進見時，煩道懇苦，廬次草草不盡，陽明病夫拜手邦相揮使。

信中提到「孫氏父子素所親厚，三子又嘗從學」，父親指得是孫燧（1460-1519，字德成，號一川），當宸濠發難之時，孫燧首先死之，陽明曾作〈祭文〉哭之。而其三子則是孫堪（1482-1553，字志健，號伯泉）、孫暉（1489-1556，字志朝，號仲泉）⁸⁴與孫陞（1501-1560，字志高，號季泉）。不僅三子從學於陽明，族子孫應奎（字文卿，號蒙泉）在陽明撫江西後回到家鄉時，更率七十餘人來拜師。⁸⁵值得注意的是從孫陞的文集中，看不出陽明與他之間的師從關係，連提到都只有幾次而已，顯然孫、王兩家當時關係的緊張，反而在孫應奎的文集中開頭即表明他從學陽明的過程。兩者相較，大異其趣。由於孫燧在宸濠亂起即死之，亂平之後，兄弟三人親赴江西迎櫬歸，但大哥孫堪因哀毀過度亦身故於父櫬旁，而二哥還在父墓旁結廬守喪三年。所以此信中說到「近方歸此，脩治園邑」，所謂「此」應是指其祖先的墓地，查《年譜》記云「（嘉靖四年）九月，歸姚省墓。」也就是此時才知道祖墓被掘毀之事，因此寫信的

⁸⁴ 明·孫陞，〈仲兄尚寶司卿仲泉先生行狀〉記云：「生而聰慧，七歲時，塾師面授千言，頃成誦，陽明王公在座，奇之，贈以詩詞。」《孫文恪公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第99冊），卷五，頁675b。

⁸⁵ 「王守仁撫江西歸，率同縣之士七十餘人往師之，由是鄉閭教澤浹行。」清·孫仰唐編纂，《餘姚孫境宗譜》（收入《中國家譜·2B-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燕翼堂活字本攝製，1986〕），卷四，〈叢談錄〉，頁數不清。

時間應是嘉靖四年九月左右。「東瀛老先生」者為王啓（1465-1534，字景昭，號學古，後更東瀛，黃巖人），此年為「刑部右侍郎」，⁸⁶為政有直聲。

25. 〈與王邦相三通〉其三【嘉靖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南京陳處親事，得在今冬送至杭城，就在邦相家裏住下，擇日取過江來，甚好。若今冬緩不及事，在明春正月半邊到杭亦可。家下人多不停當，無可使者，須邦相處遣一的確人，到彼說知之。嫁裝之類，皆不必辦，到杭後自有處也。宗處人還，可多多上覆他。陽明字致王邦相揮使宗契，十二月十八日字。

此信所提及之親事應與第一封給王邦相所說的親事有關，故寫信時間應不致相隔太遠，從找到生辰八字適合以及辦理婚事等等事宜，一年的時間差不多，故繫於嘉靖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又此信提到「家下人多不停當，無可使者，須邦相處遣一的確人，到彼說知之。」有關陽明家裏僕役不堪任事的問題，早在其父王華在世時就已煩憂過，王華在給友人信中說到：「弟處乏小价，且料理之才萬不及兄翁，乞兄翁專主之。奉金二兩，祈簡人臨期，撥家奴三人相助也。」⁸⁷可見陽明家中實無一能調和鼎鼐的管家。

26. 〈梧山集序〉⁸⁸【嘉靖五年】

嶺南厚街王氏，吾宗也。今上嘉靖之二年，南京戶部尚書梧山先生以病卒於官，越三年，其孤國子監監丞弘久，自東莞詣余，乞為其先人集序。是時，余正奉命總制兩廣，府署距東莞一葦杭之爾。讀先生集，恍然如疇昔晤對時，遂欲移舟仙里，覽公平日釣遊之舊。多事匆卒，未能也。憶弘治己未歲，余舉進士，居京師，公時以給諫充安南冊封使，於時先君子承乏秩宗與同朝諸薦紳餞送都門，余始獲欽儀丰采，見其溫溫恪恪，岸然有道之容，倘所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於外焉者耶！越十年，公累遷都憲，撫軍鄖陽，余亦撫南贛。洪都之變，公首設方畧為犬牙交控之勢以扼其衝，不逾年，逆濠成擒，天子得紓南顧憂者，公為之構也。今上監公累勞，御極之初，特晉大司徒，將拜台輔，而公轉盼墓草，時甚悼焉！

⁸⁶「嘉靖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詳慎刑罰。丁亥，以大獄免官歸，未嘗略有怨懟。日事田園，閉戶著書，足跡不至公門。」見明·黃綰，〈東瀛王公啓神道碑銘〉，收錄在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四六，〈刑部三·侍郎〉，頁1931d。

⁸⁷清·莫繩孫輯，《勝朝越郡忠節名賢尺牘》（收入宋志英輯，《明代名人尺牘選萃》第7冊），頁185。

⁸⁸明·王績，《梧山王先生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1878〕鳳林重刊本），〈序上〉，頁1a-6a。

是集皆公歷宦以來，忠勤大節，形之章疏，中雖或允行，或未奉允行，甚或抵觸天怒，無所忌諱，要均可以前質古人，後示法於來者，間有閒吟別撰，非公經意爲之。而其性真所發，筆興並酣，則卓犖紆餘，不可以一格拘，其素所蘊積者厚也。嗟乎！古人後世而不朽者三，立言其一焉！如公之盛德豐功，赫赫在人耳目，立言其奚以爲？雖然余嘗式公之德矣！佩公之勳伐猷爲矣！且十數年，世講宗盟，得親公之謦欬風儀，匪朝伊夕矣！今公往，集存，每披尋展讀之，輒幸得所憑藉以想見公之生平。而況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且疎，及遙遙幾百載後，未識公之面貌，又不獲俎豆，公之書而竹帛有湮，史策無據，其何以美而傳，傳而愛慕。使夫聞風生感，懦夫立，貪夫廉，重爲功於名教哉！故集存，是公之存也；即公之立朝風，烈文章及其匡居志趣亦一一與之並存也。聞公之先大人淡軒先生守寶慶時，有《楚遊草》傳世，詩壇貴久矣！得公集廓而大之，於以經世而行遠，後有作者，王氏其弁冕乎！余不才不得政通人和之暇，相與造公堂，酌公墓而告焉！竊對公之遺集，幸公之盛德豐功並立言而不朽之三俱矣！遂書之以爲序。

賜進士第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兩廣總督餘姚宗姪守仁頓首拜撰。
（見文末，附圖）

王縝（1462-1523），字文哲，東莞人，弘治六年進士，爲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出使安南。⁸⁹陽明於此序中說：「憶弘治己未歲（十二年，1499），余舉進士，居京師，公時以給諫充安南冊封使，於時先君子承乏秩宗與同朝諸薦紳餞送都門，余始獲欽儀丰采。」可知兩人認識是因爲陽明父親王華之故，又《梧山集》卷末亦收錄有王華的贈詩。⁹⁰

27. 〈復王天宇書〉⁹¹【正德末年】

（以上殘缺）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

⁸⁹ 明·黃佐纂，《廣東通志》（東京：內閣文庫，高橋情報システム株式會社據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本攝製縮影資料，1988），卷六二，〈列傳·人物九〉，頁16a。

⁹⁰ 〈題贈梧山出使安南便省〉，收錄在明·王縝，《梧山王先生集》，〈贈言〉，卷二〇，頁21b。

⁹¹ 清·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卷一〇，〈明王陽明論良知書卷〉，頁660a-661b。

中者，非故爲是而以靳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行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渝，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

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撝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眾，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亦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

守仁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靳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守仁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侍生王守仁頓首。復太史定齋先生執事。左餘。

此信的主文內容已見於陽明給鄒守益的信中。此定齋先生爲王應鵬（字天宇，號定齋），陽明因妹婿徐愛之故才與王應鵬相識，陽明在〈書王天宇卷〉中說到：「徐曰仁數爲予言天宇之爲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正德九年，1514），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

28. 〈唐律詩〉二首 ⑫【正德十六年十月二日後至嘉靖五年冬】

裁冰疊雪不同流，妃子宮中釵上頭。一縷紅絲歸趙壁，滿階明月戲吳鉤。
春情難斷銀爲剪，舊壘猶存玉作樓。莫向尋常問行跡，杏花深處語悠悠。

⑫ 同上書，卷一〇，〈明王陽明書唐律卷〉，頁661b-662a。

流漸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僊郎。
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蚤晚荐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寒夜獨坐，篝燈握筆爲書唐律二首，新建伯王守仁。

詩末署名「新建伯」，查《年譜》：「（正德十六年）十月二日，封新建伯。」因此此詩應作於此後。

29. 〈吊蕙臯府君文〉⁹³【嘉靖六年八月下旬】

嗚呼！伯雨。胡寧止是？英妙之年，俊才高第。闊步長趨，俛視一世。構嫉中遭，幡然林壑。靜養有聞，銳志聖學。精微日臻，豁然大覺。吾道得人，同志是資。倏焉傾逝，天寔喪予。方有師旅，奔訃無期。臨風一慟，痛也何如！嗚呼痛哉！

蕙臯府君爲徐天澤（1482-1527，字伯雨，號蕙臯外史，餘姚人），陽明曾爲他寫〈夜氣說〉，其卒於嘉靖丁亥八月十七日，⁹⁴此時陽明因爲正準備前往兩廣，征思田二州，故無法奔喪，所以才說「方有師旅，奔訃無期。」故此吊文應作於嘉靖六年八月下旬左右，因爲九月陽明即動身前往兩廣。

30. 〈敷文書院記〉⁹⁵【嘉靖七年春】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臣王守仁：「曷往視師！勿以兵殲，其以德綏。」迺班師撤旅，散其黨翼，宣揚至仁，誕敷文德。凡亂之起，由學不明，人失其心，肆惡縱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上且然，而況夷狄。不教而殺，帝所不忍，孰近弗繩而遠能準！爰進諸生，爰闢講室，決蔽啓迷，雲開日出，各悟本心，匪從外得。厥風之動，翕然無遠。諸夷感慕，如草斯偃，我則自減，帝不我殄，釋干自縛，泣訴有涖。旬日來歸，七萬一千，灑灑道路，踊躍懽闐。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逮于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明明天子，

⁹³ 徐華潤編纂，《姚江徐氏宗譜》卷七，頁14b。

⁹⁴ 同上書，卷數不清，〈道二公下〉，頁南11a。

⁹⁵ 明·林富、黃佐纂修，《廣西通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據明嘉靖十年（1531）序刊本影印，1996〕，第187冊），卷二六，〈書院〉，頁343b-343c；亦收錄在清·汪森編，《粵西文載》（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466冊），卷二九，頁161d-162b。

神武不殺，好生之德，上下孚格。神運無方，莫窺其迹。爰告思、田，毋忘帝德。既勒山石，昭此赫赫，復識於此，俾知茲院之所始。

敷文書院是陽明就南寧府縣學舊址於嘉靖七年所改建，其建成記也是親手所寫。此記內容與《全集》中所收錄的〈田州立碑〔丙戌〕〉一文相似，然〈田州立碑〉的寫作時間記載為「丙戌（嘉靖五年）」是錯誤的，因為在《廣西通志》康熙本中此文名〈平思田勒石文〉，文末有云「嘉靖戊子年春，臣守仁拜手稽首書，臣林富、張祐刻石。」⁹⁶又此記末後云：「既勒山石，昭此赫赫，復識於此，俾知茲院之所始。」可見此文應作於勒石之後。陽明相當看重此書院的功能，他特地要其弟子去掌敷文書院教事，一方面下令給南寧府說：「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即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⁹⁷又寫信給季本說：「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為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⁹⁸

31. 〈與錢德洪、王汝中〉⁹⁹【嘉靖七年四月一日】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來不審同志敘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臥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致荒落。且存齷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中來，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來親近否？彼或自絕，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汝佩、良輔蘇松之行如何？胡惟一今歲在舍弟處設帳如何？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均致此意。四月一日，陽明山人致德弘（洪）、汝中二道弟文侍。餘空。

此文《全集》已有，但文字框起來之處，則未見。汝佩應是汝珮，為徐珊（號三溪），《縣志》記云：「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同夏淳等師事王守仁。中嘉靖元年（1522）舉人。……後官辰州同知，先是守仁還自龍場，與冀元亨等講學於州之隆興

⁹⁶ 清·郝浴修，王如辰、廖必強等纂，《廣西通志》（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卷三五，〈藝文志〉，頁122b。

⁹⁷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收錄在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卷一八，〈別錄十〉，頁634。

⁹⁸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收錄在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卷一八，〈別錄十〉，頁635。

⁹⁹ 清·裴景福，《壯陶閣書畫錄》卷一〇，〈明王陽明手簡三通〉，頁663a-663b。

寺，是年珊請於當道，於寺之北，做祠宇，爲虎溪精舍，置贍田，大集多士以昌明其學焉！」¹⁰⁰良輔，未知其人。惟一是胡純，號雙溪，會稽人，少從陽明先生學。¹⁰¹

32. 〈書詠良知四絕示馮子仁〉¹⁰²【嘉靖七年九月十五日】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馮子仁問良知之說，舊嘗有四絕，遂書贈之。陽明山人王守仁書，時嘉靖戊子九月望日也。

馮子仁爲馮恩（1493-1573，號南江），華亭縣莘溪人。王世貞〈御史馮恩傳〉：「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席。已薦束修爲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¹⁰³

33. 〈題忠孝祠壁〉¹⁰⁴【嘉靖七年閏十月】

海上孤忠歲月深，舊墟荒落杳難尋。風聲再樹逢賢令，廟貌重新見古心。
香火千年傷旅寄，蒸嘗兩地嘆商參。隣祠父老皆仁里，從此增城是故林。

詩名爲筆者所擬。此詩收錄在陽明〈與提學副使蕭鳴鳳〉信中，業已經錢明發表，但筆者對此詩寫作時間的看法與錢明不同。錢明將時間定在嘉靖六年，其理由是依據《廣東通志》所記之時間對照《年譜》所載所得出。但錢明所錄的信中明白說到：「舊當有祠，想已久毀，可復建也。然詢諸邑耆，皆無知者，乃檄知縣朱道瀾即天妃廟址鼎建，祀綱及其子彥達。既竣事，守仁往詣，祀事畢，駐節數日不忍去。」可見陽明寫詩時間是在此祠建成後，親自前往祭祀。而《增城縣志》記此祠立有〈重刻廣東參議王公傳碑〉，碑文末有云：「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冬閏十月，吉孝元孫新建

¹⁰⁰ 清·邵友濂修，孫德祖等纂，《餘姚縣志》，〈列傳九〉，卷二三，頁585b-585c。

¹⁰¹ 明·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儒碩·明〉，卷二，頁80c-80d。

¹⁰²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18冊，〈行書良知說四絕〉，頁44-45。此書藏於湖北省博物館。

¹⁰³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卷六五，〈道御史〉，頁2860a。

¹⁰⁴ 收錄在明·文章修，張文海纂，《增城縣志》卷八，〈流寓傳〉，頁266。錢明，《〈王陽明全集〉未刊佚文彙編考釋》，《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8（2005）：234。錢明記載此信出處有誤，並非收在《廣東通志》卷四十二〈藝文〉，而是卷三十〈政事志三〉，頁13b-14a。

伯王守仁重刻，禮部辨印生錢君澤書。」¹⁰⁵又查陽明《年譜·嘉靖七年》云：「（十月）祀增城先廟。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全集》中收有〈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故可知此詩應作於嘉靖七年閏十月之時，隔月，陽明即卒於南安。

34. 〈《三悟》跋〉¹⁰⁶【嘉靖年間】

余少遊金陵，偶遇僧人濬井，得石函焉！啓而視之，乃《三悟》也。攜歸閱之〔攜之以歸，細細讀之〕，乃知永樂初國師姚廣孝所著。勸勤靖難之師〔廣孝勸興靖難之師〕，爲《春秋》所不取，然其書包攬三才，爲勘亂致治之金鍼，夫子所謂不以人廢言也。余後平江西之亂〔予也平江西之亂〕，〔其後〕深入嶺南，所向克捷，濱海而止，以軍國之重〔雖以社稷之靈〕，此書實有賴焉！事成之後，遂深藏之。後之學者倘得是書，可療迂腐之病，而更能以不殺爲心，則可謂深得余心者已〔後之學者能得是書，以不殺爲心，則可謂深得余心者矣〕。姚江王守仁跋。

此文版本有二：一是《三悟真詮》書中所載，另一則是《三悟集》，內容大同小異，文字稍有出入。此「三悟」書包含有《星悟》、《穴悟》與《心悟》。《星悟》談天文星象、《穴悟》談地理堪輿、《心悟》則是談理氣心性觀念與相術。此文一開頭即說「少遊金陵」，可見陽明得此書時間應在入第之前，讀書於南京國子監之時，當時還與山人尹蓬頭交往。¹⁰⁷文中又說到「平江西之亂」，指的是平宸濠之亂，又說「事成之後，遂深藏之」，可見此文應作於正德十六年陽明返回家鄉後，姑繫在嘉靖年間。

35. 〈屋舟為京口錢宗玉作〉¹⁰⁸【年代不詳】

小屋新開傍島嶼，沈浮聊與漁舟同。有時沙鷗飛席上，深夜海月來浙中。
醉夢春潮石屏冷，櫂歌碧水秋江空。人生何地不疎放，豈必市隱如壺公。
陽明王守仁次。

¹⁰⁵ 收錄在清·熊學源修，李寶中等纂，張慶鏞增補，《增城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同治十年增補重刊嘉慶二十五年〔1820〕刊本影印，1974），卷三〇，〈金石〉，頁1613-1616。

¹⁰⁶ 收入在《三悟真詮》（坎培拉：澳洲國立大學藏），無頁數，此書由家師張永堂先生影印贈送；又收入在劉永明主編，《三悟》（收入《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二集·占侯集成·2》〔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抄本，1997〕，頁757。文中括號內爲另一版本，收錄在《三悟序集》（臺北：傅斯年圖書館藏微縮資料），頁27，與前面兩種最大的不同是：此書附錄爲《風雲集》。

¹⁰⁷ 「王文成公守仁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汝大聰明，第本貴介，筋骨脆，難學我。我從危苦堅耐入道，世人總不堪也。雖無長生分，汝其以勲業顯哉。』文成悵然。」見明·彭輅，〈尹蓬頭傳〉，《冲谿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一八，頁234d-236b。

¹⁰⁸ 清·陸心源，《穠梨館過眼錄·續錄》卷七，〈屋舟題詠卷〉，頁2082。

詩名借用費宏的題名。陽明此詩是爲錢玉（字宗玉，號屋舟）所作，收錄在〈屋舟題詠卷〉中。而在此卷上題詠的還有錢溥、李夢陽、楊一清、喬宇、邵寶、費宏等人，其中楊一清還是錢玉的親戚，^⑩故有可能是陽明應楊一清之邀而作。

36. 〈萬松窩〉^⑩【年代不詳】

隱君何所有，云是萬松窩。一徑清陰合，三冬翠色多。喜無車馬跡，
時見鹿麋過。千古陶弘景，高風滿湘阿。

37. 〈玉山斗門〉^⑪【年代不詳】

胼胝深感昔人勞，百尺洪梁壓巨鰲。潮應三江天塹逼，山分兩岸海門高。
濺空飛雪和天白，激石衝雷動地號。聖代不憂陵谷變，坤維千古護江皋。

玉山斗門，在府城北三十里。唐浙東觀察使皇甫政鑿，曾南豐所謂朱諸斗門是也。門凡八，其三門隸會稽。

38. 〈與諸門人夜話〉^⑫【年代不詳】

翰苑爭誇仙吏班，更兼年少出塵寰。敷珍摘藻依天仗，載筆抽毫近聖顏。
大塊文章宗哲匠，中原人物仰高山。譚經無事收衙蚤，得句嘗吟對酒間。
羽飛皦雪迎雙鶴，硯洗元雲注一灣。諸生北面能傳業，吾道東來可化頑。
久識金甌藏姓字，暫違玉署寄賢關。通家自愧非文舉，浪許登龍任往還。
與諸門人夜話，陽明山人王守仁。

39. 〈臨水幽居〉^⑬【年代不詳】

秋日澹雲影，松風生晝陰。幽入□絮想，甯在書與琴。

^⑩ 見明·邊貢，〈寄慶屋舟翁序〉，《華泉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1983〕，第1264冊），卷一〇，頁13b-14a。

^⑪ 清·黨金衡主修，王思注總纂，《東陽縣志》（臺北：臺北市東陽同鄉會據日本東洋文庫原藏清道光八年刊本影印，1978），卷二六，〈廣聞志四·詩〉，頁28a。

^⑫ 明·張元忭，《會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年刊本影印，1983），卷八，〈水利〉，頁306。

^⑬ 清·張照等纂修，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延春閣藏·元明書翰〉，頁2611a-2611b。

^⑭ 清·梁章鉅，《退菴金石書畫跋》卷一五，頁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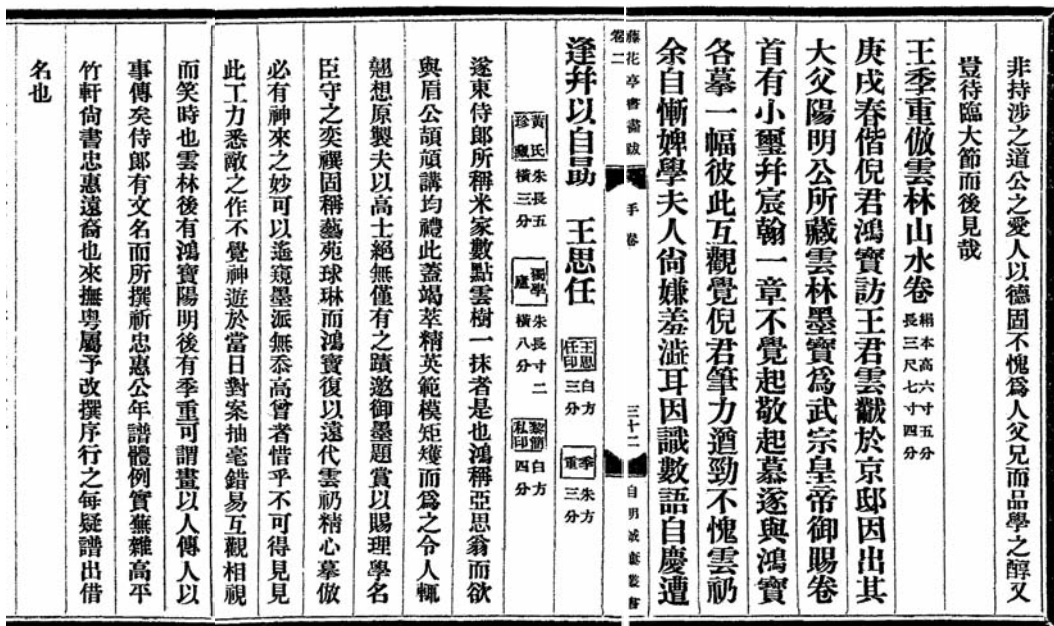
40. 〈愛蓮說〉^⑭【年代不詳】

〔文長不錄〕此濂溪周子〈愛蓮說〉也。悠然意遠，不著點塵。明窗讀之，宛然霽月光風，照人眉宇。陽明山人守仁竝識。

41. 〈題倪雲林春江烟霧〉^⑮【年代不詳】

烟渚曉日候，高林清嘯餘。輕舟來何處，幽人遺素書。筍脯煮菰米，松醪薦菊俎。子有林壑趣，天地一迂疎。陽明王守仁識。

詩名為筆者所擬。倪雲林名瓚（1301-1374），是元末四大畫家之一，而此圖應是武宗皇帝所贈，因為清人梁廷枏《藤花亭書畫跋》記云：「庚戌春，偕倪君鴻寶訪王君雲黼於京邸，因出其大父陽明公所藏雲林墨寶，為武宗皇帝御賜，卷首有小璽與宸翰一章，不覺起敬起慕。」^⑯



圖二：清·梁廷枏，《藤花亭書畫跋》卷二，〈王季重做雲林山水卷〉，頁 207-209。

- ⑭ 清·楊思壽編，《眼福編二集》（收入《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第6冊），卷八，〈明文成愛蓮說真蹟卷〉，頁215。
- ⑮ 清·張大鏞，《自怡悅齋書畫錄》（收入《歷代書畫錄輯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第2冊），卷一，〈倪雲林春江烟霧〉，頁46-47。
- ⑯ 清·梁廷枏，《藤花亭書畫跋》（收入王燕來選編，《歷代書畫錄續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第16冊），卷二，〈王季重做雲林山水卷〉，頁207。

42. 〈與友〉¹¹⁷【年代不詳】

即日具小酌，聊敘間闊。昨已奉短柬，浼舍親轉達，隸人進速，歸報若未有聞者，豈舍親處遺忘之耶？慚懼！慚懼！終蒙不罪，望賜惠臨。坐邀之誅，尚容面請。侍生守仁頓首。憲副老先生執事。即刻東。

43. 〈錢碩人贊〉¹¹⁸【年代不詳】

懿恭之行，柔嘉之德。母儀婦軌，無所不具。雖紀傳所載，亦無以加。

此〈贊〉是陽明爲門人華夏（字中甫，號東沙子，無錫人）祖母所作。無錫華氏與王陽明家亦頗有淵源，陽明父親王華曾爲其家族作〈華孝子祠記〉，¹¹⁹而除了華夏從學陽明外，¹²⁰還有華雲亦從學陽明，《常州府志》記云：「華雲，字從龍（自號補庵居士），無錫人。……里中則師邵文莊（寶），於浙則游王文成之門。」¹²¹《錫山景物略》記云：「正德中，邵文莊與華比部補菴讀書保安寺，內構一精舍，亦名東林，王文成爲之記。」¹²²由此可知，《全集》中〈東林書院記〉即是爲華雲所做。

44. 〈文溥公像讚〉¹²³【年代不詳】

公在顛沛流離之際，孝于親，友于弟，惟身克勤，惟志克勵。世業復興，前光後裕。卓哉偉人！雖隱于山林，勝榮登乎甲第。餘姚陽明山人王守仁拜贊。

文溥公爲蔡溥（字文溥，號松竹，餘杭人），《宗譜》記云：「洪武辛未，侍父赴戍，途遭父喪，即馳衙補役。歷困苦，數載得弟淵代。會赦，偕弟浩奉母歸住小山，資產盡沒入官，遂冒空拳，辛苦自立，創有田園七十餘頃，房屋七百餘間，食指踰三百口，蔡氏復振。」¹²⁴

¹¹⁷ 清·莫繩孫輯，《勝朝越郡忠節名賢尺牘》（收入宋志英輯，《明代名人尺牘選萃》第7冊），頁187。

¹¹⁸ 明·豐坊，《眞賞齋賦》（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藝術類》〔臺北：新文豐出版社據稿香零拾本排印，1989〕，第95冊），頁715b-715c。

¹¹⁹ 華錦球編纂，《華氏通十支宗譜》（收入《中國家譜·2A-7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民國三十四年（1945）培元堂活字本攝製縮影資料，1986〕），卷二，頁9a-9b。

¹²⁰ 「東沙遊王陽明、喬白巖之門。」見明·豐坊，《眞賞齋賦》，頁715d。

¹²¹ 見明·劉廣生修，唐鶴徵纂，《常州府志》（收入《南京圖書館孤本善本叢刊·明代孤本方志專輯》〔北京：線裝書局據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刻本影印，2003〕），卷一三，〈人物志·恬澹〉，頁1142a。

¹²² 清·王永積輯，《錫山景物略》（收入《無錫文獻叢刊·第6輯》〔臺北：無錫同鄉會，1983〕），卷九，〈東林書院〉，頁760。

¹²³ 蔡汝鈞編纂，《餘杭蔡氏宗譜》（收入《中國家譜·2B-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攝製縮影資料，1986），卷四，頁12b。

¹²⁴ 蔡汝鈞編纂，《餘杭蔡氏宗譜》卷六，〈行傳〉，頁9b-10a。

45. 〈始祖承德郎質庵公像贊〉¹²⁵【年代不詳】

魁梧其貌，光霽其容。神恬氣靜，豁達其胸。樂茲土之厚，喜伊俗之忠。治家克勤克儉，居鄉至正至公。蕭東望族，永世無窮。餘姚王守仁。

質庵公爲潘蘭（字質庵），是潘氏徙居蕭山錢清鎮劉太守祠東之始祖。

46. 〈濂溪夫子像略〉¹²⁶【年代不詳】

金華宋濂曰：「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然顴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緣如之，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陽明王守仁拜題。

按宋濂（1310-1381，字景濂，號潛溪，又號玄真子）此語出自其〈宋九賢遺像記〉一文。

後記：感謝審查人的詳細指正。

¹²⁵ 《蕭山錢清北祠潘氏宗譜》（收入《中國家譜·2B-72》[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永言堂活字本攝製縮影資料，1986]），卷一，頁18b。

¹²⁶ 周生榮編纂，《蔣灣橋周氏續修宗譜》（收入《中國家譜·2A-4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圖書館據民國三十六年（1947）愛蓮堂活字本攝製縮影資料，1986]），卷一，〈像贊〉，頁13b。

序

嶺南厚街王氏吾宗也



今上嘉靖之二年南京戶部尚書梧
山先生以病卒於官越三年其
孤國子監監丞弘久自東莞詣
余乞為其先人集序是時余正

奉

命總制兩廣府署距東莞一葦抗之
爾讀先生集恍然如疇昔晤對
時遂欲移舟仙里覽公平日釣
遊之舊多事匆卒未能也憶弘
治己未歲余舉進士居京師公

時以給諫充安南冊封使於時
先君子承乏秩宗與同朝諸薦
紳餞送都門余始獲欽儀丰采
見其溫溫恪恪岍然有道之容
倘所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於
外焉者耶越十年公累遷都憲

撫軍鄖陽余亦撫南贛洪都之
變公首設方畧為犬牙交控之
勢以扼其衝不逾年逆濠成擒

天子得紓南顧憂者公為之備也

今上監公累勞

御極之初特晉大司徒將拜台輔而

公轉盼墓草時甚悼焉是集皆
公歷宦以來忠勤大節形之章
疏中雖或先行或未奉先行甚
或抵觸

天怒無所忌諱要均可以前質古人
後示法於來者間有閒吟別撰

非公經意為之而其性真所發
筆興並酣則卓犖紆餘不可以
一格拘其素所蘊積者厚也嗟
乎古人後世而不朽者三立言
其一焉如公之盛德豐功赫赫
在人耳目立言其奚以為雖然

余嘗忖公之德矣佩公之勲伐
猷為矣且十數年世講宗盟得
親公之謦欬風儀匪朝伊夕矣
今公往集存每披尋展讀之輒
幸得所憑藉以想見公之生平
而況天下之大四海之廣且踈
及遙遙幾百載後未識公之面
貌又不獲俎豆公之書而竹帛
有湮史策無據其何以美而傳
傳而愛慕使夫聞風生感懦夫
立貪夫廉重為功於名教哉故
集存是公之存也即公之立朝

風烈文章及其匡居志趣亦一
一與之並存也聞公之先大人
淡軒先生守寶慶時有楚遊草傳
世詩壇紙貴久矣得公集廓而
大之於以經世而行遠後有作
者王氏其弁冕乎余不才不得

政通人和之暇相與造公堂酌
公墓而告焉竊對公之遺集幸
公之盛德豐功並立言而不朽
之三俱矣遂書之以為序

賜進士第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
兼左都御史兩廣總督餘姚宗

姪守仁頓首拜撰

